



~ 16
3416
5



16
3416
5



47 3136

明霞先生遺稿卷之七

日本近江宇都士新撰

書事

書高倉皇事

世稱高倉皇之仁也。皇十歲時嘗愛霜葉種其樹於
小苑。旦夕御之一夜暴風葉以盡。守吏知皇將觀
紅也。明日趨往視之。墜葉莫有而見其屬卒徘徊焉。
怪而問之。對曰。墜葉狼藉。謹掃矣。吏大驚。自懼獲罪。
乃欲取其所掃葉以敷焉。問之曰。今日寒甚。用溫酒。

明霞遺稿

卷之七

一



自勞矣吏大怒且罵彷徨未及去蹕警已傳計無所
出遂以白皇聞而歎曰古人有詩曰林間煖酒燒紅
葉幾是乎誰教之者反以為懼又傳安元中皇嘗幸
離宮夜不為寐遠聞人聲聽之則哭也急命訊之報
曰有女子為其主篋衣而使途為盜所褫是以泣也
皇聞之淚涔涔而下乃命償其衣且自罪曰吁人之
至此是朕所使何其不德也因不樂久之云字子曰
皇之於卒也秦穆於食馬者耳其為盜償者固非王
者事體然當是時王室尺位宜其不能正司寇其賜

私者亦惻隱之心也至其自罪見已晚矣既不躬政
何德是問且悅后宮女使之婢而為作歌又思藤姬
不安寢則皇不忍人也世是以為仁耳

書藤原國光事

國光事載在太平記彼書皆國語其文甚多
今裁而譯之為二調此其規矩西京者云

藤原國光父曰資朝後醍醐天皇時為中納言有寵
天皇既怒北條高時橫欲討其罪潛與近臣策而資
朝首與焉凶何謀洩高時乃圖廢立且召資朝及少

辨俊基留之鎌倉天皇乃遣使齎書厚喻高時聽命
於是歸罪資朝滅死一等流于佐渡明年高時聞天
皇謀不已也決意廢立謂資朝首謀宜先殺之即命
佐渡守護本間氏事聞于京時國光年十三名阿新
與母屏居城西於是欲詣訣乃辭其母從一奴以行
既至佐渡先謁本間有僧遇諸門問之告以情僧入
說本間本間聽且憐館之邸中而資朝囚在邸外本
間欲使見阿新以高時意不測不敢使見資朝固分
死且夕絕心妻子及聞阿新來不得見而後其悲可

知也已遇斬時又有僧為斂屍燒之以骨遺阿新阿
新見之慟絕數矣遂怨本間使父恨不相見也竊圖
之乃使奴齎骨還京身稱病不肯去夜潛伺本間及
其子室一夜兩且風乃決意直趨則不在又有一室
燈火尚明伺之乃其族人三郎手殺資朝者阿新既
失本間父子因謂三郎亦足甘心願身不持刃欲取
諸彼奈燈火何有蟲方聚障紙徐啓其障則直投火
滅乃就操刀又謂乘寐非勇也以足蹴枕三郎始驚
則刃已陷身洞曾絕吭阿新輒入竹中已而衛卒覺

明雷道靜 卷之七
舉火視之觀血印跡小知阿新所為也搜甚急阿新
欲逃有溝不可越即緣竹而上竿虹偃踰溝得以免
直走行未幾天明輒潛麻中追兵尋至物色行人以
遇阿新竟日不敢出至夜出走遇老道士怪之語以
事道士竒之因以走欲向越後至海濱適有一船方
揚帆道士呼之弗聽乃大怒口誦咒手揉珠以禱適
逆風驟起船人以為神迴船近岸二人輒乘追兵復
至則風既順船去所遠阿新遂得還京後更名仕亦
至中納言云

又

此擬東京以下者然格無所主且所戲為未
知其何如也

藤原國光小字阿新父名資朝官中納言世稱其族
為日野家資朝事後醍醐天皇頗被寵用時北條氏
政衰高時惡已貫盈皇欲討除以張王室密與近貴
策資朝任其謀而謀漸洩高時圖廢皇更立庸主以
固霸權先召資朝及右少辨俊基留之鑣倉以觀物
情皇深憂之遣中納言冬房齋告文往喻高時高時

且聽命朝議歸罪資朝滅死一等流之佐渡庶幾殺
高時怒然謀未已至明年益甚高時聞之意決廢立
以資朝首謀先欲殺之佐渡因命其守護本間山城
事聞于京時阿新甫十三歲與母避地城西聞父將
見殺欲詣相訣母難其途泣請始許乃從一奴間關
赴佐渡先謁本間氏造門伺之有僧見問哀告其情
僧入說山城山城愍之置諸邸中而資朝拘在邸外
待死旦暮不復思家聞阿新來殆不堪悲山城始欲
使相見然高時意叵測終不使見命族人三郎斬之

水濱資朝臨死神色自若賦詩遣憤人頗稱之時又
有僧近為資朝談法於是為斂其屍燒之遺骨阿新
阿新慟絕見者酸鼻阿新遂怨本間竊圖報之以骨
授奴使先還京佯身有病因留邸中晝卧夜出伺山
城及其子室一夜風雨乃決意出直就山城則無所
見求其子亦不得又有一室燈火尚明疑以伺之乃
三郎也既失二人不可柰何因謂三郎及我父我又
得及之是足慰心顧身無及欲就彼取燈明難近會
飛蛾慕明聚撲障紙因烙其障直投滅火乃就操刀

始幸其寐又謂非勇蹴枕驚之三郎未及轉身曾洞
吃絕阿新輒入竹林林外有溝欲起不能潛身屏息
邸中固置邏兵此夜適退眠既覺有事舉火視之未
知誰賊覩血痕成行其蹠纖小方知其為阿新然恃
廣溝環邸易阿新年少未之外索且搜庭中樹間石
際無所不至將及竹林阿新見迫猴攀緣竹竹從而
張投梢溝外輒下以逃天色漸明又潛麻中追兵尋
至曾不之覺物色途人過去阿新竟日不出至夜方
出狼狽走行遇老道士怪而問之具語以事道士竒

之護而偕走欲向越後已至海濱索舟不獲有一巨
船方始開帆道士呼之懇求船人不聽道士固修役
小角業者於是大怒口咒掌珠蠅手揉之俯仰踊躍
以禱其神適逆風驟起怒浪蹴天船將覆沒船人大
畏迴船至岸二人乘之風又為順比追兵復來船去
已遠阿新遂得還京後亦位中納言云

書事七條

僧兼好書世多傳之其書皆倭語固不足觀
也而其所記有時事若近事它書所無焉暇

日譯其七事以備談笑云

大政大臣藤原實基龜山皇時為政子公孝為檢非
違使別當有議事官屬皆集時官人章兼車牛逸而
入廳直上使座頽然而卧嚼齧斷也眾以為怪異
乃論當沒入其牛大臣聞之曰夫牛有足則何所不
至而其無思也何以避使座今薄祿之人事非其罪
而奪其牛不亦甚乎乃還牛其主改座席而止又至
將作宮於龜山且平其地有一古塚巨蛇聚之無數
焉眾皆曰是殆此地神不宜犯也乃以聞而待詔詔

又問其宜眾愈益謂不可犯也唯大臣獨言曰王地
而王事况作皇居其地之蟲安得不避如其神也神
者正直者也何以崇為於是遂壞其塚棄蛇於大堰
川云宇子曰肆哉大臣可謂大臣矣然當是之時龜
山固王地也獨如六十餘國何蛇固王地之蟲也獨
如鎌倉氏何如諸國守護何故事有小大時有可否
言有是非而君子相時權事擇而後言也

藤原資朝幸於後醍醐皇拜中納言方其在廷西大
寺僧靜然來朝皓眉蒼顏偃僂龍鍾蹒跚以步徐

而進內大臣見而起敬變色嗟歎之資朝謂大臣曰
是年老耳公何敬之甚既而見一老龙毛落脚跛蒼
然可哀即取以饋大臣使使謂曰此狗可敬也故奉
之嘗出而遇雨東寺門避之傍見乞人相集有手戾
不可用有臂屈不可伸或脚蹙或膝攣籬條咸施醜
怪蠢蠢不忍視焉既歸顧盆栽樹枝條向背不一有
弦而弧之者有磬而挺之者有錘以低之有縛以抗
之或鋸之或刀之屈曲盤回橫斜交錯彼乞人之是
似也即命去之宇子曰資朝之為人蓋伎而善激亦

非碌碌從衆者時有大納言為兼者為北條氏所拘
武人以之行資朝遇諸途乃嗟嘆羨之則皇之將伐
北條實主其謀不亦宜乎余既悲資朝之意至其去
裁之事亦有感於今世云

小野道風能書名聲籍甚人無賢愚皆知寶其書有
一人藏道風書者愛重甚而其所書乃大納言公任
所集詩也蓋道風卒於村上皇康保三年而納言生
焉於是人或謂之曰子之藏之必有所從來然道風
之與納言非其生不相及乎輒曰固然唯其然故可

貴已不然未足以為奇也秘之益甚是亦宋人之燕石也然世有王右軍心經是謂鄭萬鈞所書草書非僧懷仁所集附聖經序記者則不特日本雖華夏亦有之而倭中尤多云筑紫一押領使每旦食蘿蔔二根謂能治諸患無所不可未嘗一日不食者蓋有年焉有賊伺館中少人來圍之乃有二人出戰疾甚賊不能當解圍去主人驚且喜問二人曰公等何為者其家安在何時在館中又於我有何德也對曰臣等乃君每旦所用以見信之深聊致力耳因忽不見焉宇子曰奇哉事乎然

所謂押領使蓋北條氏之所置不可考其何官筑紫亦九州之總稱不必筑前筑後則不可知其何地而其人無名姓則其妄可知也如或不以為妄者則謂之曰士之感知已也甚於蘿蔔丹波出雲有神祠蓋寫出雲大社者地亦假以名之而其祠號為壯麗平安有僧聖海上人聞而思之誘眾往遊焉既拜神俯仰周覽見木貌背蹲乃謂凡神祠多故事今視異於它祠必有故已感其能守而不變也為下淚眾亦怪之又喜曰此奇事也將歸以語

人而上人猶思而不置乃就見巫祝問其老者曰猊
之背何故也非所秘者請見語敢請祝筮爾笑曰是
無它兒曹戲為之耳立正之則二猊相向肅恭其貌
猊惠其面一呀然開口一緘爾閉口不復異於它祠
上人空拭淚而去云宇子曰吾國神道不一神各殊
其好惡祠亦異其祭祀紛乎不一也上人之疑木
猊不可謂過已而苟且為故事不獨神道國事小大
多然然莫有疑之者則鮮有知之者莫有問之者則
雖有知之其辨之亦鮮焉安得正直如彼祝者改之

革之使人得觀其正乎此真可以下淚矣
仁和寺真乘院有僧都盛親者為人白晳多力學精
有辯又能書諸僧甚敬之然玩世輕物食兼人而好
芋魁其食芋魁未嘗與人共獨自食之而它無所嗜
厨唯芋魁常磊磊也雖有病無它治即擇芋魁
而多食病亦已其說法巨盆盛芋魁置之座下纍
乎高於膝食且談或輟語或哺而言傍若無人亦
不尤之盛親固貧其師將死以錢二百貫及一坊與
之盛親乃沽其坊百貫其錢凡三百貫定以為芋價

而托之人每取十貫以蓄芋云居常唯心所欲食不
必午時寢不問晝夜不願有事又或連夜不眠如有
饗之者膳來直食不願座客既飽欲歸即去然人皆
不尤之又嘗語人曰我見一僧名之曰失六烏兒立
人問此何物盛親曰我亦不知如有之必似此僧之
面耳其譎調如此字子曰吾聞之禪師有食芋者
蓋以馬矢燒之云是豈無所激哉若盛親嗜芋則其
天性也夫任性而耽其好君子所戒然盛親非虫
者則有所見而然矣彼竊酒肉而犯淫戒內荏色莊

談空以欺世固無論已士學先王之道以脩身而或
苟合取容觀於盛親可無慚乎如盛親者其可謂高
乎可謂清乎抑達矣

仁和寺又有一僧一日諸僧集飲各出所能以戲歡
甚時其僧冒小鼎而出也鼎盡吞其首黑臀黔然而
三足倒立忽俄然而傾又轟然而豎婆娑其舞不見
其面唯以襟領辨前後傲之馬僂之馬傴之乎東且
西躡於盃觸於尊而醜態橫出衆皆絕倒其歡益甚
或喧呼拊手助之或捧腹不能仰覽竟酒而退始將

明齋遺稿 卷之七 十一
冒鼎支鼻難入乃壓鼻強入及其欲脫又不可出困甚心塞氣逆面腫滿鼎宴罷衆散猶尚不可脫於是欲謀諸醫乃蒙衣持杖一人相之而行鼎足聳骨於衣其狀愈不可名路人遇之近者偷眼遠者瞠目駭且怪目攝耳語無不笑之無何而擲揄滿途已到醫氏謀之醫亦不可為則又歸寺親舊相集呼而不可審其聞聽而不可知其言唯環而悲之耳有一人進言曰試盡力引鼎苟得去鼎鼻雖不完猶可生活孰與坐待其死衆皆然之乃以粘環插鼎口盡力引鼎

則含鼻及耳而吐首僧既亡鼻耳遂病久之宇子曰醉僧之事兼好記之在二百年前而人想見其狀亦莫有不笑焉余則謂今世有似之者何也今夫學者讀書蓋考先王之禮欲以行其義也然時異地殊俗成習久則不唯不可行禮於義亦有所垂不唯不可行義俗有所不可避習有所不得已但可得已而已可避而避行可行為可為孰能禦之誰又強之而學者率不然非寺而宴僧而醉乎其事之使人笑非冒鼎狀乎世輕人侮非鼎之不可脫乎其不可辯非醫

之不可為乎五十步百步皆走也何必笑彼為

書大坂辯士事

豐臣氏時大坂有殺人街上者適有女兒在傍則奪諸阿母手走入人家其家商賈也舉家逃散乃閉戶自保以膝壓女兒有將入者且殺其兒於是眾圍其家數重無有敢入者衛士有聞野某適來而聞之乃從戶外呼曰我將與公面語請少開戶見我勿使身可入即排入者先殺兒而後向我於公足矣然是非欺公亦何至於此輒從外開戶數寸於是其人大怒

將起聞野輒退而坐地解刀置之傍仰面使戶間視之曰我是間野甚右衛門者公之所斬豈有蘊怨者乎抑卒爭以至此乎曰有蘊怨耳曰其然其然公事急怒不得復視彼死狀割左肩至右腋背骨僅不絕耳且方事之急復刺以定死可謂勇矣雖然以我觀之勇雖有餘然智似不稱焉曰何也曰夫有蘊怨遇諸途自稱名以斬之豈圖已之不死耶必不然矣抑謂得不死乎曰我奚得不死曰然則愈益可怪也今眾圍此家數重公能飛于天若入于地則我不知

不則公之事可知已而取一女兒質之乃貪須臾之
生耳如今兒為仇人子固無與於其事况它人子也
况商家子也况數歲之女也殺之固不可以為勇反
傷前勇且殺之亦不免死不殺亦不免死數歲之一
女兒何有與焉以我觀之公亦士人豈貪須臾之生
者乎恐其不然無乃以事之急賈登蟻聚圍之恐使
彼旋先於自及姑以避之乎曰誠然誠然如公言間
野輒進曰然則請還兒然必再殺入而後無恨於死
則雖與我無怨且不足污公及我且當之爾於是其

人大悅乃自扶起兒撫其頂以勞慰之遂自刺腹以
死如間野者豈不誠辯士乎間野國語末訥甚右衛
門呼勃士棄蒙是其小字不知其名惜哉

書平安七月舉火事

每歲七月十六日夕平安諸山舉火其火點點相連
以成或為物狀蓋鑿地連穴燒薪穴中也城東如意
山頭有大字字大里許形勢迥壯其地高敞穴密薪
多接如連珠搖如明星於諸火最勝相傳云作其字
者橫川禪師禪師名景三相國寺僧也故寺門望之

則其字正面蓋創足利氏也東北之山有妙法二字
西北則有船狀皆穴竦薪少其地亦卑其餘微少不
可知為何物皆效如意為之不知其所創而城中升
屋望之粲然而明赫然而赤固一奇觀也而冬月雪
晴大字含雪紫翠之間淡著其形則又為奇觀而
人鮮知之夫足利氏之在平安也其霸海內者蓋二
百年矣而今訪其遺跡無復識者徒知其宮在室町
耳然是火至今未衰而知創足利者亦少則余不能
無慨歎焉

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腹于鱗業已淺之然元美
豈弗信哉唯所居不同也曰峨眉白雪大海紫瀾夫
峨眉之奇天下無兩其二華不如嵩高培樓非虛語
也不騫不崩挺拔天半能守其節哉白雪皚皚萬仞
一色弗二三其德哉若夫大海遠碧邇綠潮汐高低
曉而蜃樓夜而陰火至于勁風一振萬里沸騰怒濤
狂瀾或蒼或紫周迴八紘無所弗底亦莫知厥止及
其定也極目砥平若未嘗有險焉則夫末路之變其
亦自前知耶

辨

辨物子論春秋

凶弟士朗嘗書問物子曰今之治春秋者不能不依
杜氏杜氏黜公穀而崇左氏可謂明矣然亦多強牽
臆斷至章句之間最多繆誤鑒稍窺之行當質正所
疑但於大義不能自決如杜氏之說孔子非作春秋
亦惟述之而已然觀所謂知我罪我及子夏之徒不
能贊一辭則非刪詩正樂之比也則雖因魯史而所
謂作之云者不可誣歟又觀韓宣子所稱則杜之說

亦不可誣歟若乃經則策書傳則簡牘凡例舊典變
例新意尤不能安焉鑒又疑天子之事者毋亦素王
之說乎鑒嘗侍左右而聞緒言不能卒之願更詳之
物子對曰春秋一經先儒未有晰其大義者焉蓋韓
宣子所見魯春秋即丘明所藏其文也故公穀稱傳
而左特稱春秋者以此後世微隱括其文稍加書不
書書曰之類以成傳體遂有左傳之稱也孔子作經
如史記有表資治通鑑有目錄大氏讀史者眩其繁
辭莫有能究是非所在治亂興衰所由故孔子特叙

之簡其辭以俾二百四十年如昨諸掌已凡文姦慝
 紊亂是非佞者所為率繁其辭句宛轉以成之簡則
 不可得而飾故孔子嘗援古言以稱子路曰片言可
 以折獄也孔子作春秋而是非晰治亂興亡之幾見
 則黜陟幽明之典自在其中故孟子以為天子之事
 者非誣矣祇古時質樸孔子不命其所作與丘明所
 藏併謂之春秋無復識別後來乃尊孔子所作者為
 經而左傳之名興學者乃謂魯春秋其文亦如今經
 孔子特刪潤字句者非矣果爾孔子之前亦經傳並

行不爾時事不明經亦何用且王者之迹熄詩亡為
 非觀世雖有賢者何能為是孔子所以有作周公之
 時豈有之乎如經為策書傳為簡牘亦杜氏謬之大
 者也經傳所載皆關國體治亂興廢所繫皆大事也
 其文長非策不可載也簡牘小事云者一官所掌是
 也百名上下可以見已又如春秋朝聘之名莊子可
 證管仲節春秋可證晉霸主以乘賦為名楚仇眚諸
 夏以比櫛杭古時命名質樸可見已杜氏乃以錯舉
 四時為解古豈有之哉物子之言辯矣然予則謂春

秋者史記之通名而周室之所名故當時之史總稱
春秋夫馬遷以前史皆編年年莫不有事而時或無
事雖無事必舉之故錯舉四時以為名蓋王者大正
朝大正朝則重四時重四時故雖無事舉之也王室
大事豈獨諸侯朝聘哉且錯舉四時以稱者亦不獨
史春秋脩其祖廟富於春秋春秋高可見已夫韓起
聘魯所見固非孔子所作即魯史也至如羊舌肸習
春秋申叔時傳太子之法教以春秋未必魯史則知
春秋者史之通稱也魯用周禮於其國史不宜特創

名則知其周室所名也且魯史記事不宜始於隱公
其在惠公以前固宜記之而隱公以後所記亦宜不
止左傳所載則孔子所作是據魯史者左氏亦據其
史以傳之豈可疑哉而凡例之文與周禮相似其古
亦甚而謂之後世何也且其所謂後世是謂何時又
謂何人所為是與其謂左丘明所藏皆無所據可謂
臆說已其謂經傳所載皆大事非策不可載簡牘小
事一官所掌似矣然弑君大事也南史欲書崔杼執
簡而往且經傳所載非盡大事則未必然也唯其讀

史者眩繁辭孔子簡其辭云者其說不可易也然凡
史之記事雖云貴簡亦不得不詳詳事則多辭多辭
則是非或晦非盡曲筆以飾之則物子之說於是乎
亦疎矣彼天子事者蓋孟子之意夫執筆作史豈可
謂天子之事乎而謂之天子之事不得不為素王之
說是誣孔子之大者何足據哉要而言之孔子春秋
乃正名之書而記事之法而魯史不可復見則左傳
之不可無也丘明所為與非其所為未暇論之而其
文可貴關孔子所作與其不關亦未暇論之孔子作

春秋而左氏傳之是古來所相傳也何必鑿

明霞先生遺稿卷之七終

日本近江宇鼎士新撰
 明霞先生遺稿卷之八
 田文瑟墓碣銘
 君諱璜字文瑟平安人本姓田中脩為田氏父由真
 以算術宗一世授術者甚多其歿也諸子少乃命門
 人川島由易攝家事君從授焉君年十二嘗遊大坂
 覽菅神祠有榜設算事而匿其法君一見輒得之君
 既精算術而父門人平璋精天文則從之遊亦精天

明霞先生遺稿卷之八

日本近江宇鼎士新撰

墓碣銘

田文瑟墓碣銘

君諱璜字文瑟平安人本姓田中脩為田氏父由真
 以算術宗一世授術者甚多其歿也諸子少乃命門
 人川島由易攝家事君從授焉君年十二嘗遊大坂
 覽菅神祠有榜設算事而匿其法君一見輒得之君
 既精算術而父門人平璋精天文則從之遊亦精天

文夫日月之行有盈縮而未嘗得其數者君乃始得之其法具在又閩中游藝渾象施遊輪以測月行南北載在其所著天經或問平璋既側其輪稍為便然其環尚贅君則去輪比輪徑以施短梁然後便甚皆璋所賞凡在天文頗有所發明而此其大者云君既聰敏又好學日夜孜孜不已稍操吳音頗解俗語博覽近世小說其譯小說當世莫比日本未有詞曲而君始作詞皆國儒所未及也至經傳字句亦有所發明凡所欲著甚多未及成書而患膝風卧褥五年

自知其不起乃使人錄隨筆數卷無何而卒享保乙卯十一月九日也距生寶永庚寅二月二十日得年二十有六葬城東紫雲山君於學無所師承意不可一世獨慕三河物茂卿先生許不佞鼎及兄弟鑑而鑑既歿鼎也不文未足以不朽君嗚惟其相知莫如鼎也乃銘之銘曰
天可測其意不可測方寸之內克究八極胡以斯人而斯疾是獲才厥攸賦齒亦攸定所疾惟命乎疾之弗瘳惟命乎

琴所先生墓碣銘

琴所先生者，彦根井伊侯世臣而早致仕以學行聞者也。按狀先生諱維顯，字伯揚，姓澤村，系自平氏。其先世居伊賀阿拜郡壬生野，食焉。至山城守者，為織田氏所滅，宗族不收。全道者仕祥壽公，於是考根有澤村氏。關原之後，獲島津豐前者，首大為

寵，願有佩刀黃金之賜，增祿為千石。是為先生。高祖之清次之，其祿二千石，職在要務，甚見委任。之清生之辰，之辰生之省，祿職相襲如舊之清有弟

曰之童，仕長壽公，掌衣服劍器等之事，食祿三百石。娶井上氏，生四男，先生其長也。先生年十四，長壽公召出以仕職，在近侍，遂仕光照公，亦獲恩遇，從述職。東在江戶，三年，會有心疾，乃致事而歸國，制嘗有心疾者，削籍不得再出，於是先生絕意仕宦，慨然立志，閉戶讀書，居三年，所疾亦已，乃遊學平安，從時師授經義，一年而歸，且為宋儒性理之學，蓋六七年，再遊平安，則入東涯伊藤氏之門受業，一年而歸，自此後不為宋學。三河物氏倡學江戶，號稱復古之業，先生

得其書而說之益求古義為學乃卜築於城南松寺村中號松雨亭集徒講學又入城中柳街講學從遊日甚多遠近無不知有琴所先生無不稱其學為先是國中之學惟宋儒性理之學是求先生倡古學以古其學則先生之功亦不微矣元文四年正月九日卒于松雨亭距生貞享三年三月五日得年五十有四娶芝田氏先卒有三男二女男皆為僧女尚幼所著有琴所稿刪三卷又精兵法有八陣本義二卷多所撰揮井家新書軍國要覽軍士要覽又善倭歌有所

古今集序解彥陽倭歌集閑窓倭歌集等先生在柳街也某氏聞之使族人致慇懃者數焉先生忽稱病不出人問其故曰吾豈不戒於秦邕誤身夫或諷其再起者曰勿使勞中散絕交書其絕意當世如此然嘗著桓公問對富強錄等書皆救時之要為識者見稱先生嘗與友人泛舟於野舟子無狀乃拔刀擊之會有救止者舟子亦躍去先生復坐無殊卒素又自平安歸湖中暴風起舟將覆眾皆無生氣先生獨神色自若叩舷而朗吟是其雅量世所稀也余與先生

相知晚甚蓋不及相見云先生卒之月葬于高宮村
 德勝禪寺其門人前島邦光等具狀見請銘墓石鼎
 不才奚足銘於先生唯以相知故弗辭之銘曰
 大澤之東元老之邦濟多士人文未揚先生將之
 斐然有章髦士豹蔚有武有文文不忘武國乎有久
 國乎有人出處何論

祭文

祭三河物先生文

嗚呼在昔吾國人文惟昧菟道始學物其未備菟道應神

皇之子受學于百濟王仁吉備西去克濟厥事歸以告成國人攸
 賴吉備氏名真備王室不綱四百餘歲干戈相尋武斷是貴
 於皇

爰新厥政世有哲君俊民應興攷其學或宋
 或明新安是信餘姚是聽伊氏好古孟軻焉馮狐裘
 蒙茸一國三公具曰予聖誰適其從洙泗繇邈其原
 難逢軻也好辯波濤惟洪諸子鼓之為河為江天下
 罔誰啓其衷天誘先生先聖是程述而不作亦比
 老彭詩書雖缺其道可弘禮樂雖亡其化可成豈唯

國人於焉儀刑天下之士將賴厥靈豈唯今人弗敢
 爭能二千餘年莫之與京乃踰下壽山嶽云崩大德
 必壽胡不有徵嗚乎哀哉詩賦之起自大津始大津天武
 皇之子翹之鼎衡實專厥美乃留于西終弗歸止晁衡倭名
 阿部誰承之者石上淡海石上氏名宅嗣淡海氏名三船爰及平安
 多士濟之記言記事曷獨不偉王政云衰文辭日滅
 王跡既熄四海馱舌穆之我后育民惟厚彼其君子
 實而不秀惟我先生天之所祐開元傳聲天寶同臭
 八代辟易秦漢先後明有前驅與之邂逅明其誰在

李何李王閩洛東越道每相妨苦縣蕙頰或使志荒
 先生之德惟一惟精道與文合于明有光此厥於文
 奚獨吾邦人亦有言七十惟稀文人無壽振古如茲
 惟道與偕不唯文辭不唯文辭而何有之嗚乎哀哉
 先生之作舊漆日革惟鼎惟鑒受彩于白鑒也既見
 寵光有奕鼎也未見中心如灼雖則如灼躬遇疾弱
 弗往弗從日月是惜乃顧問鑒先生何若鑒曰唯
 先生和樂誘我諄其笑啞厥神孔王厥身矍鑠
 輔頰雖文鬢髮如澤屢稱者病常不廢藥我聽此語

以喜以懼日月逾邁歲云三暮何懼之微而喜之去
昔我寓書未敢盡言先生弗鄙既酬且憐每答鑒也
亦願我春進既與矣狂未裁焉作書未再訃音爰傳
我必其往書之是安嗟臍何及宥罪實難嗟知先生
十有餘年唯見其辭不望其顏終身有悲一日無歡
世莫我裁將焉求旃如何如何亦命自天嗚乎哀哉
天之所申誰敢弗信雖有聖哲時惟守文經國之業
其如斯民惟文為瑞惟學作人有儀有則垂裕後昆
東西無闕今古通津奚為為政為此經綸不朽者辭

不存者身朽者其骨存者其神嗚乎哀哉尚享

祭向先生文

先生名三省字魯甫攝人居洛生時冒柳氏
遺命復姓

嗚呼先生寔惟時英木子傳經厥業夙成

木子名貞幹號順菴

順彼古則恭此章程無爭無競玄德日明清俾頑廉
直俾險平厥言詩書而材干城莘野傳巖蒲輪弗迎
德不得位攸祈惟壽何以為政亦唯孝友惠彼後進
無倦誨誘念故知新交無不厚懷慨矍鑠誰疑期頤

踰者望老其途爰違嗚呼哀哉惟此八洲名物不齊
 彼其弗省爰執其迷唯我先生卓爾其識克覈彼實
 虛之不惑天道難言心憂口默乃或顧我長息而言
 浩海內誰使之安家忘干戈自高及玄百年赤子
 其父是讓微爾誰語世其胡然余與先生相知十年
 論時談事莫隱肺肝先生逝矣盡言或難士惜知己
 未必在賢矧此在賢能無潛焉嗚呼哀哉先生韜光
 相時從衆從衆其何師說是重衆知其何篆刻雕蟲
 取小捨大今古攸同材豈必知不愠為美德豈盡壽

不衰是貴先生得夫誰其不記嗚呼哀哉

銘箴

書齋十銘

書齋

申之天吾敢有述一張一弛厥張或失載籍非乏
 不足惟日夜以繼晷以敏以疾屋漏有愧誰取無逸

書窗

白駒過隙修則難來迷暗可開迷明不可開

書燈

餘者三爾罔弗居映雪聚螢一何勞劬汲其士鑿
壁刺股弗明弗燭於餘何補

書笈

聖惜寸陰我愛其分卷軸不億歲弗待人朝課夕程
日惟新

書案

倚莫親載莫博爰倚爰親君子之樂載乎博乎誰論
厚薄

紙

爾出甚賤厥類世昌代木代竹于帛有光毋或自小
毋或自張

筆

狐疑害事蹶趨動志前定不殆不豫則廢知其止
往無不利

墨

漆而丹石丹石而烟惟油參松誰識淵源爾性有移
德則無遷玄之又玄衆彩莫先吾與汝守厥香萬年

硯

珉以玉賤硯以石貴磨而使磷君子之志磨而不磷
君子之質

水滴

滴瀝雖微成事甚盛寧渴我身勿使爾罄

橋士文硯銘

窺其身龍其文玄德淵之厥光在天

古瓦硯銘為人作

石乎瓦乎表者其華物古且殘用完以新以文保質

質以存文

說應上人書匱銘

斑如其文紛如其篇縱橫萬里年惟三千邈矣西竺

厥道卓爾夙夜匪懈奚啻博物君子

洗硯盤銘

流淤于淤新腐于腐汚而弗去終將為固

管城銘

單薄城壁當此方面文弱將士終日健之無勝何最

無敗何殿有而弗爭守而弗戰

高希勳書案四銘

希勲豐人家世仕於竹田而未出身於國也
 遊學于洛欲以文興其家焉不能合時俗自
 憂出而失職也余乃銘其筆矣又患國人不
 好學則銘其研矣又恐開學之不早終不及
 他邦則銘其紙矣雖然希勲有高尚之志即
 出而不失職亦非其所樂也乃銘其墨矣庶
 幾乎成其學垂業不朽哉何必於一國何必
 於一世斯亦能興家者亦能華其國者乎
 用以不法行豈成字舍而不優藏能弗廢周旋縱橫

性有厥至無逸無蹟功滿天地

右筆

維彼山石翰墨是屬違衆庶頑共此負俗既介且清
 厥風有穆弗塵弗埃夙夜慎獨

右研

古未必是今何必非竹帛相奪亦時乎時維楮後出
 無所不宜勿染勿汚斯文所依

右紙

繁彼衆色不渝則滅子墨守玄至德有傑不厚何重

不深何徹純而弗雜千秋之節

右墨

管公湯鑊銘

鑊者熟物之器而今也專湯世人有此器皆為點茶公則不必茶以鎮爐火耳蓋人常銘鼎鐘而其餘無常至當塗氏有五熟釜銘則鑊而有銘豈不可乎抑亦古也乃銘之五味匪調五熟奚讓水在火上金鐵錚之君子無患思而豫防

賣茶翁擔子銘

木質堅剛其理也直率性成形焉用文飾爾弗任重誰知厥力出入靡常意亦不測

同人水注銘

木生於水反水之苞豈伐其滿持而弗有彼罄匪耻汗我無受捨舊取新清潔是守

寫書箴

弗寫胡藏弗藏胡習藏而弗習雖悔其及

馬師皇贊

天用惟龍地用惟馬爾能醫馬功施天下龍而有病誰當治者坤道有賴乾道奚舍乘而行天寧不可也

秦越人贊

荒天下莫抗汝技隨俗為變誰敢妬爾獨遇李醯司命所使司命所使焉能逃此實起當生斯亦生死

書

寄獨麟禪師書

客歲辱願恍如夢寐鼎洛下一病夫既病且懶無所

事事君子之至於是邦也多不得見之以故畸於世矣何以得一願於老禪師哉唯是江山人為說與禪師不棄物耳往欲托山人致謝而山人不待無復所托致此濶焉雖爾未嘗有一字相候亦不得謂無罪師其以鼎非人哉適有便謹奉候詩不遑新裁乃呈舊作亦未足觀但取其意可也江山人是鼎之舊雖取捨或異情好未相踈因斯得見師以斯為永訣今於裁書能無感傷乎鼎春中移居里名別具師不以其懶見踈棄幸甚鑒弟亦託意時氣方炎千萬自重

不乙

復田文瑟書

辱書見還朝光往復之文僕覽足下所評語皆破
的或出人意表爽然自失足下自謂有雌黃之癖不
能自己乃以為病鼎不佞才不能及文瑟而雌黃之
病固先之矣而今以此見告者是鍼石余病耶抑求
鍼石其病也余病已痼不可以治而治文瑟之病亦
非吾所能也同病且相憐耳夫文有疵瑕雖作者或
不免是固文瑟所言今夫史遷之文杜陵之詩人莫

得而及焉然其蕪詞累句亦莫能為護焉故子建之
文請德祖刊定然曹揚儕輩宜有是事彼丁敬禮者
於子建為先輩而使植也定其文何哉文章大事才
無少長思有得失學無先後記有能否且當局多迷
旁觀必審不應時改定或取強後人是以華夏君子
多使後輩視其藁或以濟我事或以觀彼才非若我
國儒生夸長護短施以拒人且拘其年也潮公固知
之足下勿懼不遜僕始學文嘗就潮公而正焉於今
念之其刪潤皆當非若世儒不辨體不論格點金作

目實遺稿 卷之八
鐵變夏為夷者而今其文如是亦唯當局而然耳若
見足下所評其胡盧而頷已僕又謂今之文章物用
之士稱為其人其所自許人皆濟南文皆秦漢而亦
使我疾病若物子則既著文戒又刪潤名賢集者是
其病固大矣僕弱冠時得文戒及所刪潤二首而覽
之遂為其所深嗚僕又聞之始物子倡文章循之誘
人終日不倦比及士朗從遊則大不然苟操觚屬辭
輒許其業無復所規蓋始倡時辨夷夏別雅俗論今
古以諭之已而其人多不成業乃默而不言其心謂

齷齪辨斥沮彼志氣其業漸進自知其非不言之教
庶幾有才而其所刪潤藏篋中而不出是能自治病
者乎雖然獨索二三子二三子足已不學自美無監
不唯奇正失當緩急易宜或軍國渾容冠履倒弓矢
錯胡操舟而越牧馬朴非鼠而枳即橘肆然自恣蔑
視華夏然無能出入洲中而物子猶尚不言所教安
在何以其然雖自學未厭誨人已倦耶最後乃著學
則蓋知二三子不求益棄近而教於遠也以此觀之
向者緘口是病伏也非病去也物子而如是吾儕不

能去病不亦宜乎嗟吾與文瑟同病物子而憐之而
物子終不及知誰復同病相憐者乃為季緒於當世
是固可甘也勿多憂

與芥彦章書

足下與士朗論遊僕覽其往復書疏拊髀壯之亦不
能自己君子誠不可無遊而君子於遊或好而不得
之或不得已而為之所以為遊不必同而其所履亦
不同然而率口實遷史遷史之遊誠快哉然不知山
有大和而貽笑元美元美雖笑子長亦不知日本有

富士也其贊濟南以峨眉耳昔者滕生嘗以言物夫
子矣足下欲逐太史而不可得得見富士琵琶乃抗
之峨眉爭諸洞庭聊以自慰雖則自慰未能無羨於
李漁氏何也蓋以足跡不出千里其過富士曾不得
置一武使彼遙展脚履入傲然於雲表徒目瞪頭痛
呻吟馬上而經琵琶亦不得盡其勝也是誠不幸然
比之余不亦幸乎余罹疾十餘年俯仰一室而才非
孫綽技無宗炳寂冥乎默坐山水在神遊耳豈非不
幸乎人既如是山水亦有之琵琶姑勿論若夫富士

其極天出洋寧讓峨眉之高白雪紫煙足對天台之
標孤立環面勞匡廬縱橫廣居露體隘芙蓉隱伏而
蓮花八葉可以奪太華之名如其萬仞一削漸起漸
降則以敵彼之險耶海中見日固先秦岱至如截然
取暎赫乎侵夜而示之下土又彼峰所無既大且高
以正為奇者何必虎牙傑立危嶮怪異而後為奇哉
然而未顯於華夏纔知於宋唐二子即在國中亦未
致達官登遊不遇名士栖隱都學士有記而文不稱
逮乎逢物夫子亦唯供其拄頰不得使呼吸帝座不

得使小日本常為庸人所辱焉彼五嶽者其尊歷於
海東然不皆高大而中嶽最卑徒以先聖爵之英主
封之而歷世祭之誦於經稱於文詠於詩而高人名
士未嘗絕跡則其成名也亦峻極于天與夫東嶽之
為其宗天下諸山莫抗而西南北嶽次之諸鎮又次
之大和最後顯而超越衆山獨嶽於明然何能勝富
士也嶽既如彼而四瀆亦然夫濟水者江河間一小
流而其成名也若吞琵琶八九者彥章既見富士眼
孔固大脫或見五嶽無乃漢武見東太山乎雖然崑

崙華夏地源而不得抗諸嶽即使富士顯於彼何遽
肩崑崙是豈山之情也哉蓋山以地尊地以人貴人
以文傳五帝三王以文傳已士朗誠不謬言然崑崙
能顯而富士未顯則其有自動豈無意乎按都公所
記其噴沙變形在昔已有之而至于寶永中復沉吟
搖地飛砂漫天大駭遠近是宜在衰亂之世而在國
家全盛文章興起之時抑自許爾山且如是人安能
已夫物夫子者實東方開闢一人其在華夏亦難其
此而以陪臣居散職何論華夏即在國中不君實於

兒童不司馬於走卒又未泰斗於學者晚乃稍見仰
然矮人觀場未有實知者是與夫富士之僻其為不
幸豈余病之比哉雖然是何足論是何足論其所為
發憤乃摘藻揆天庭所傳施不可測也士朗之所以
勗足下已足下好遊乎好遊且為文遊而無文不知
日逸已

荅林君實書二首

曩者足下西去不佞悵然者久之已而聞其在攝山
何又聞歸鄉愈益悵然矣忽獲手書乃知筆研無恙

志氣揚之高視一鄉，眴四海者，狀何其壯也。客遊歷覽盡勝，而歸鄉以誇諸人，亦愉快哉。然其所以稱不佞，則過矣。足下所稱乃不佞所願而非其所得也。序文卑之，又何足論焉。不佞既不深乎巖穴，四方來遊都下者，間或見之，然實獲我心，未有如君實者焉。不唯四方來遊者，即家都下者，亦未有如君實者焉。余修業十餘年，不圖得之於君，實又得之於播磨。而今覽子興書，殆亦一君實也。何以得之於一鄉哉。足下與子興日周旋，是亦愉快不寂寞哉。久不報書，疎

懶致然，勿怪。今併報子興，更埃嗣音。

又

往者令弟東遊，獲書審起居論，以春秋之事足下所見，誠是也。而所謂關於不佞者，是物夫子之說不佞為足下稱之矣。方今不佞所見則不同，物子而同足下乃著辨別具章。足下以為何如。若夫災異之說，蓋漢儒之陋，不足論已。彼為天子之事，亡弟嘗疑之，足下亦疑之，可謂能疑所疑矣。足下每嘆在僻邑，然有西子與相歡，又共讀左氏上下其論，而見人所不見。

孰與在洛逐風塵哉足下不見在洛者乎人無常交
 書無常讀抗顏居師者開肆以招人則繆恭稱弟子
 者負笈以上龍斷終歲奔走東西爾吾耻與此輩共
 事而交遊寡少焉在居都下亦與君實無異焉乃有
 石伯卿芥彥章輩然彥章詩同其調而它不盡同伯
 卿志有所同而事多所異則愈益思君實雖思之不
 得朝夕則其在僻邑非君實之憂而士新之憂也書
 久不報非有它意初秋以來微恙相仍而慵懶乘之
 雖對客能談然退而臨業不能自勉意快而不樂者

五月于此省事自養而今也神氣日王勿以為念祁
 寒自慶

答橘時中書

曩辱手書書辭盛見稱譽鼎不佞何敢當之鼎乃足
 下所謂修身守業者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唯過而不
 憚改不可謂無過失焉赤心憂世誠有之然發之憂
 周也漆室倚柱而嘯也何足言哉如身行道誰不願
 之而非吾所能願其修身守業或異於時俗乎然亦
 何有於我也足下所應客難其意固善其謂苟居其

職不可忽其事故勤醫事誠然誠然如證諸古人者僕未知可否何則伊尹負鼎傳說築野呂尚垂釣百里奚食牛以至侯嬴朱亥之徒其類不可勝紀然未嘗有為醫者且有待而然也東方朔之施藥與韓康賣藥並其所以避世亦未聞其為醫焉孔子為委吏為乘田是欲行其道而暫屈於此且為委吏矣為乘田矣又自云多能鄙事然亦未聞其為醫焉足下豈亦有待耶則其勤醫事何必慚於古人而其有待與不有待是足下所自知而非僕所知也唯居其職

不敢忽其事然哉然哉道雖不可行而欲行之世雖可不憂而竊憂之亦居其職故也如客所謂是不知時也不知人也方今之時上不以學舉士下不以學尚士則其為儒之難與古不同而道終不可行也矣翅難行至如其異於時俗則易耳何必為儒而後乃然此所以何有於我於足下亦何難足下勤醫事而能異於時俗何慚於世儒今之為儒者曰我能行聖人之道我能屬秦漢之文我能賦盛唐之詩退而省其私乃一時惡少年曾不及時俗之行夫身染今

之俗而口揚古之道固君子所耻秦漢之文盛唐之
 詩即使能之然溺流俗之習滔乎不知反則鸚鵡
 猩能言也不亦時俗之民乎是時中所不為時中
 不為儒而醫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是即時中也勉哉
 書久不報僕有披覽之急而慵懶雜之幸勿以為罪
 不乙

明霞先生遺稿卷之八終

寬延戊辰冬十月

平安書肆田原重兵衛謹刻

